

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

罗 琴

内容摘要：清初尺牍编选出版活动盛行，其中著名的几种选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汪淇《尺牍新语》初编近四成内容盗用自周亮工《尺牍新钞》一选，汪书所标注的许多文献来源并非事实，而是钞自周书的作者小传所附文集名。《尺牍新语》二编和广编在有自己独立稿件来源以后，因袭《尺牍新钞》二选的比重大幅下降，并逐步走向独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周亮工采取了各种应对之策：如在二选、三选的出版序中痛斥恶劣的抄袭行为；尽量将二编的内封做得精致，以吸引顾客；并通过挖改或者重刻某些版面，替换或者增补大量条目。具体操作包括对全书进行补遗、增补王士禛的尺牍、将长篇尺牍替换为短小尺牍等等，以适应市场阅读需求。此为《尺牍新钞》一选至三选不同印次面貌差别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汪淇的盗用行为虽然损害了周亮工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刺激和影响了周亮工的选编、刊印、改易活动。

关键词：周亮工 《尺牍新钞》 汪淇 《尺牍新语》 初印后印

清初尺牍编选活动频繁，著名的有《尺牍初征》十二卷（李渔编选，清顺治十七年刊刻）、《尺牍新钞》一选十二卷、二选十六卷（又名《藏弃集》）、三选十六卷（又名《结邻集》）（周亮工等编选，刊刻时间分别为康熙元年、六年、九年）、《尺牍新语》初编二十四卷、二编二十四卷、广编二十四卷补遗一卷（汪淇、徐士俊等编选，刊刻时间分别为康熙二年、六年、七年）。这三种尺牍选都只收晚明至清初的尺牍，其中许多作者文集不传，因此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通过详细对比各本篇目，笔者发现这三种尺牍选，尤其是《新钞》与《新

^{*}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因树屋书影》校证”（编号：1840）阶段性成果。

语》关系交错纠结,其竞争过程甚至堪称精彩的出版业商战实例。

一、第一回合:《新钞》一选不禁翻版,《新语》初编径直盗用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又号减斋。远祖居金陵金沙井,宋代迁徙至江西金溪,祖父周廷槐迁居河南祥符,并占籍于此。其父周文炜移居金陵,周氏在此出生成长。金陵周家为明末清初著名刻书家族,有万卷楼、大业堂、光霁堂等。周氏本为明崇祯进士,明末守潍县抵御清军,顺治二年(1645)仕清,后两度下狱,一是顺治间闽狱案迁延数年,一是康熙间江南粮署案再度下狱,后皆遇赦得免。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去世。周氏才情颇高,对印章、书画、尺牍、诗文都有研究,著有《因树屋书影》、《字触》、《印人传》、《赖古堂印谱》、《盐书》、《赖古堂诗集》、《赖古堂集》、《偶遂堂近诗》、《万山中诗》、《闽小纪》等等,另编选《赖古堂文选》、《尺牍新钞》一至三选等等。

(一)康熙元年《新钞》一选初刻,不禁翻版

周亮工闽案出狱以后,康熙元年(1662)组织高阜、罗耀等人编辑刊刻《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一选十二卷。杨彭龄为三选《结邻集》所作序转述周亮工原话云:

敢问先生辑著之意?曰:壬寅之夏,吾适有肌肤之疾,于长夏之日而弗堪也。于是取尺牍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请吾广之,集遂得三。^①

壬寅之夏,即康熙元年。一选《选例》之后也署“康熙元年岁在壬寅六月望日赖古堂识”,可知一选编选刊刻时间为康熙元年。

《新钞》一选康熙元年刻本,笔者共经眼六部印本,包括国图甲本(索书号:01621)、国图乙本(索书号:15444)、中科甲本(索书号:336.2 007)、中科乙本(索书号:2973928-35)、人大本(索书号:SG415/51)五部,另有朱天曙编《周亮工全集》影印清华大学藏本^②,简称全集本。

以上各本从版面断口看刷印先后应该是:国图甲本、国图乙本、人大本、全集本、中科乙本、中科甲本。国图甲乙本所见为胶片,难以看清纸张,但整个版面尚可;人大本所见为原书,版面较好;中科甲本接纸印刷非常密集普遍,版面特别差,未有迪庄手书识。从内容上看,国图甲本、国图乙本、人大本、全集本(判定为初印本)基本相同,中科乙本(判定为中印本)有了部分改动,中科甲本(判定为后印本)在中印本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改动,详见下文。

此刻本一般首以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代序,次康熙元年壬寅六月望赖

^①杨彭龄:《结邻集序》,《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康熙九年(1670)刻本。

^②朱天曙编:《周亮工全集》第8-9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古堂识《尺牍新钞选例》，次目录，次正文十二卷。卷一卷端第二、三行题“升州高阜康生/罗耀星子选”，第四、五行题“豫仪周在浚雪客/周在梁园客钞”，版心上刻“尺牍新钞”，下刻“赖古堂订”。每半叶九行，每行大字二十字，小字双行同；上下白口，中间细黑口，单白鱼尾，四周单边。唯全集本首一叶增一篇关于翻刻和征稿的广告序，下将论及；国图甲本、国图乙本有内封，上为“已刻一字不录”，中“诸名家鉴定赖古堂评选尺牍新钞”，钐印“奇书无价”，稍显特殊。

《新钞》不按类编排，一般是在人名下系几篇尺牍，但因为每卷具体编选操作者不同，有同一作者出现在不同卷内、下系不同尺牍的情况。

周亮工家族数代刻书，是明末清初金陵刻书业中翘楚。周亮工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新钞》一选刊刻之初，就预见到此书可能会被翻刻，于是在康熙元年刻本的某些印本上，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尺牍家言：从来诸选，咸皆旧制，间翻变调，即鲜佳观。是集凡系已刻，虽美不登；但属无奇，虽新弗录。诚艺林之枕秘，实书记之宝函也。且意在阐幽，非徒射利。倘欲缘兹简册，更布枣梨，必须殚极精良，一如原部，镌字无差点画，择楮定见光鲜。庶慰余怀，有裨遥企，任其翻刻，不禁可焉。至于滥恶相欺，谬讹遗恨，定行究治，不间退尔。

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阊门外池白水书坊。二集即出，尤望早寄。^①周亮工知道翻刻无法禁止，但要求翻刻者必须按原样翻刻，甚至不差一点一划，刷印纸墨也要求精美，保证翻刻质量，并一再强调自己并非仅仅为了利益，获利之外，“意在阐幽”，即他有保存当代文献的强烈意识。

（二）康熙二年《新语》初编出版，并大量盗用《新钞》一选内容

在《新钞》一选出版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年（1663）夏天，汪淇、徐士俊等便在杭州辑评并刊刻《分类尺牍新语》初编二十四卷。

汪淇（1604-1668后），又名象旭，字右子，又字檐漪，号残梦道人。早年曾课举业，晚年醉心道教。原籍安徽休宁，寄寓杭州。汪淇在杭州刻书，曾以“还读斋”、“蛭寄”为书坊名刻书多种，包括《西游记证道书》、《吕祖全传》、《济阴纲目》、《王百谷先生谋野集》等等^②。徐士俊（1602-1681），字三有、无双，号君野、紫珍道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在明时屡次科举不第，入清绝意仕进，放情山水，发为文章，尤工词曲，今存《雁楼集》二十五卷^③。

①周亮工：《尺牍新钞序》，《尺牍新钞》卷首，清康熙元年刻本。

②参见陈恩虎：《刻书家汪淇生平考》，《文献》2005年第3期，第84-91页。文革红：《汪淇“蛭寄”及其所刻书籍考》，《文献》2006年第3期，第79-83页。

③参见赵彦军：《徐士俊生平事迹考略》，《文教资料》2011年12月下旬刊，第169-171页。

《新语》初编康熙二年刻本,笔者经眼两部,一部为《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湖北图书馆藏本,一部为上图藏本(索书号:线善781465-72)。康熙二年查望《尺牍新语序》云:

余友徐野君、汪懋漪搜辑名人书翰最富,余载笔其后,互为商订,汇成一书,约其指归,为则二十有四,是亦远宗刘子之《世说》,近仿何氏之《语林》。今人寻览,辄得会其旨者,括二十四则而一之可也。不然,拓而广焉,而千之,而百之,无不可也……此则寸璧小玢,亦犹苏黄小品意也。阅兹集者,当作是观。康熙癸卯夏五天都查望于周氏题于武林之寄楼。^①

此书以内容为纲,分二十四类,每一类为一卷,依次为一理学、二政事、三文章、四诗词、五庆贺、六游览、七赞美、八荐举、九怀叙、十规箴、十一旷达、十二感愤、十三嘲讽、十四翰墨、十五慰问、十六邀约、十七钱送、十八请乞、十九馈遗、二十隐逸、二十一释道、二十二技术、二十三家庭、二十四闺阁。

表面上仿《世说》体例,但细看内容及版式,会发现《新语》与《新钞》的关系更密切:

其一,刊刻时间仅相差一年。《新钞》一选首刻在康熙元年,而《新语》初编刊刻在康熙二年。

其二,书名相似。一为《尺牍新钞》,一为《尺牍新语》。

其三,序、例言顺序、字体相仿。《新语》初编首为查望康熙癸卯《尺牍新语序》,用隶书,字体同《尺牍新钞序》(《新钞》用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为序)。次康熙癸卯夏五日汪淇《例言八则》,《新钞》一选也是序之后为选例,顺序安排二书同。

其四,《新语》初编编刊时间极短,直接部分盗用别人成果可能性大。汪淇《尺牍新语·例言八则》云:“尺牍之滥,不废寸阴之功。两月以来,竟成善本。千里之外,应有知音。”^②二月而成书,是其证。

其五,《新语》初编有部分篇目标明来源《新钞》一选,实则有更多篇目出自《新钞》一选,但《新语》初编却标其他来源,且这部分篇目所标来源绝大部分出自《新钞》一选的作者小传。笔者用《新语》初编二十四卷所有篇目与《新钞》一选核对,得数据如下表一所示:

①查望:《尺牍新语序》,《尺牍新语》初编卷首,清康熙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

②汪淇、徐士浚:《尺牍新语》初编卷首,清康熙二年刻本。

表一

新语初编卷次	每卷总篇数	出自新钞一选但不标出篇数	总出自新钞一选篇数	总出自新钞一选百分比(%)	新语初编卷次	每卷总篇数	出自新钞一选但不标出篇数	总出自新钞一选篇数	总出自新钞一选百分比(%)
一	34	17	23	67.7	十三	22	6	7	31.8
二	23	11	13	59.1	十四	35	5	18	51.4
三	37	12	16	41.7	十五	29	8	11	39.3
四	24	13	13	54.2	十六	39	4	5	12.8
五	18	1	1	5.6	十七	17	1	1	5.9
六	28	8	10	35.7	十八	24	2	3	12.5
七	24	7	11	45.8	十九	28	3	4	14.3
八	16	5	5	31.3	二十	17	7	7	41.2
九	30	1	4	13.3	二十一	38	6	13	34.2
十	44	17	22	50	二十二	14	6	6	42.9
十一	29	16	19	65.5	二十三	31	9	11	35.5
十二	28	12	18	64.3	二十四	16	2	2	12.5
总计	《新语》初编共收645篇,实际有243篇出自《新钞》一选,占比37.7%								

据笔者统计,《新语》初编收尺牍645篇,共有243篇来源于《新钞》一选,占37.7%。其中168篇虽标其他来源,实际则来源于《新钞》一选,《新语》初编所标来源实际上出自《新钞》一选作者小传所列诗文集名。

比如《新语》初编卷一萧士玮《与万茂先》一篇,《新语》初编作:

与万茂先《春浮园》选 萧士玮伯玉

忧病之余,闭门高卧。季秋强起,始入深牧庵,为学道计。然看云弄石,抚松听泉,亦损闲心。夫暂时忘照,即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犹且不暇,况有闲工夫为俗人怡悦地,可愧也。^①

《新语》初编标明出处是《春浮园集》,但《春浮园集》原文却作:

书牧护庵日涉录

忧病之余,闭门高卧而已。季秋强起,始入牧护庵,收召魂魄,为学道计。然看云弄石,抚松听泉,亦损闲心。夫暂时忘照,即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犹且不暇,况有闲工夫为俗人怡悦地也。陈莹中云: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华滋,秀媚精进,于道初不相妨。吾姑从吾所好耳。

①徐士俊、汪淇编:《分类尺牍新语》卷一,清康熙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

癸酉除日伯玉记。^①

《春浮园集》与《新语》初编文字并不相同,而反观《新钞》一选卷八叶四内容却与《新语》初编完全一致。《新语》初编标榜的《春浮园集》出处,实则是照抄《新钞》一选萧士玮名下小注:“萧士玮伯玉,泰和人。《春浮园集》。”此例非孤证。

又如《新语》初编卷一叶四严首升《与王明勛》作:

与王明勛《濂园集》选

人生极难处分者,惟得志时事耳。伯王不动心,便是圣贤尽头学问。若区区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轹轳艰难,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独服其有天下不与。所谓忍痛易,忍痒难也。老兄学问深厚,逆来顺受,一切归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丧不由人,祸福不由人,即善与过亦不由人,付之无可奈何已耳。

《新语》初编标榜其选自《濂园集》,而严首升《濂园诗文集》作:

王季豹

初春接手书大惊,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极难处分者,惟得志时事耳。伯王不动心,便是圣贤尽头学问。若区区不得志事,容易了过。舜禹生平,轹轳艰难,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独服其有天下不与。所谓忍痛易,忍痒难也。老兄学问深厚,逆来顺受,一切归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丧不繇人,祸福不繇人,即善与过亦不繇人,付之无可奈何已耳。家居多病,不得匍匐相慰,附便嗣音。^②

《新语》初编与《濂园诗文集》尺牍名不一样,尺牍开头结尾《新语》初编各省略一句客套语,“容易了过”《新语》初编作“甚容易了”,三处“不繇人”《新语》初编作“不由人”。而所有这些异文,《新语》初编皆同《新钞》一选卷九叶二七所收,且《新语》初编所谓的“濂园集”出处也是照抄了《新钞》一选严首升下小注:“严首升平子,华容人。《濂园文集》。”

可见《新语》初编虽然少部分篇目标明来源于《新钞》一选,但仍有更多篇目隐瞒出自《新钞》一选这一事实,这是《新语》初编盗用《新钞》一选却又用不高明手法掩盖之确证。

其六,《新语》初编因为《新钞》一选而致误。这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钞》一选本误,被《新语》初编直接沿袭;一种是《新语》初编编刊不精,错用《新钞》一选相邻篇名、作者。前者如《新钞》一选卷四盛于斯《与力园》一篇,收信者为周亮工,“力园”当作“栎园”,《新语》初编卷二二同作“力园”。后者如下表二所示:

①萧士玮:《春浮园集·文集》卷上,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

②严首升:《濂园诗文集·文集》卷八,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增修本。

表二

书名	卷叶	篇名	正文内容	致误原因
新钞一选	卷十二叶十九	与某	同	《新钞》一选《与某》前一篇为《与高康生》，《新语》初编由此致误。
新语初编	卷一叶八	与高康生		
新钞一选	卷八叶五	与次公	同	《新钞》一选在卷八叶四相同位置为《与万人吉》，《新语》初编由此致误。
新语初编	卷一叶十	与万人吉		
新钞一选	卷八叶十三	与人	同	《新钞》一选卷八叶十二有《与胡刚中》，《新语》初编由此致误。
新语初编	卷一叶十	与胡刚中		

其七，《新钞》一选所收作者时而用本名、时而用别名、字号，《新语》初编多有因袭。如《新钞》一选卷十二收多篇周亮工尺牍，作者署为“周圻百安，抚州人，《尝实堂集》”，《新语》初编多收录这部分尺牍，作者署“周圻”，出处署“《尝实堂集》”。又如《新钞》一选收张怡尺牍，署名“张鹿征”，《新语》初编因袭。张怡，江南上元人，明遗民。原名鹿征，字瑶星、遥星，号薇庵，别署“白云山人”，人称“白云先生”，明亡后改为张遗，后又改为张怡。

此外，汪淇所刻其他书也有窃取之嫌，亦可作为旁证。如《四库全书总目》云：

《济阴纲目》十四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武之望撰，汪淇笺释之。望字叔卿，自署关中人。淇字瞻漪，一字右子，钱塘人。是书所分门目与《证治准绳》之女科相同，文亦全相因袭，非别有所发明，盖即王肯堂书加以评释圈点，以便检阅耳。^①

馆臣指出，汪淇所笺释评点之《济阴纲目》实则从《证治准绳》之女科因袭而来。同书又载：

《保生碎事》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汪淇撰。是书又名《济阴慈幼外编》，录小儿堕地时至七日内医疗之事，如拭口断脐、浴儿稀痘各法，寥寥数则，大约取其便于检用，非保婴之全书也。卷末一条云：随有《济阴纲目》及《慈幼纲目》即携行，则是书之成犹在《济阴纲目》之前。其《慈幼纲目》自谓即《证治准绳》之幼科加以评释，今未见其本。^②

据馆臣转述汪淇自述，知其《慈幼纲目》即《证治准绳》之幼科加以评释，也有因袭关系。

又据上原究一研究：《万病回春》一书，万历间周家曾经刊刻过。后康熙

①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②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七年周亮工为《万病回春》重刊本所作序中说到,近年在武林出版了增加内容、改窜原书且以善本自居的盗版《万病回春》,为了驱逐劣本,周亮工自为校订,重刻忠实原本的《万病回春》。上原认为,周氏所指责的武林刻本,即汪琪甥寄还读斋康熙元年序刊本《增订便考万病回春善本》。汪氏此书不仅调整了处方笺中原料顺序,而且分量常“二”误作“一”。但面对周氏的指责,汪氏并不反省,反而在其所刻《万病回春》的后印本中改卷端为《增订便考医学善本》,并剗去版心“万病回春善本”字样^①。可见《新钞》、《新语》之纠葛,并非周汪二人唯一一次交锋。

总之,《新语》初编内容近四成来源于《新钞》一选,并将原出处改头换面,有掠美之嫌,且校勘不精,时有错讹,属于恶劣窃取,与周亮工所期望的高质量原样翻版相差甚远。

(三)康熙四年至六年,《新钞》一选中印本增补少量条目

面对《新语》的窃取行为,周亮工选择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选本,提高选本质量。比较《新钞》一选康熙元年刻本之初印本、中印本、后印本,会发现存在一些文字与版面差别。此处仅讨论中印本对初印本的改易。

相比初印本,中印本主要对原书进行了两处改动:

①在卷一纪映钟条(卷一最末一条,仅有《与周减斋》一通信札)之前增加王士禛条,下辖八通信札。王士禛条在目录叶三上占据了三行版面,为了少动版,中印本目录中删削卷二紧邻的徐世溥、宋懋澄下辖部分篇名,腾出三行,保证叶三头尾不变,叶三以后完全不用动版。当然,徐、宋下辖这些篇目只在目录中被删除,在正文中并没有被删除。而正文部分,增加的王士禛条目几乎是在卷末,因此只需要补刻包括纪映钟一篇在内书叶即可,也不涉及大规模动版。初印本(图1)卷一叶三十五为末一叶,中印本(图2)重刻叶三十五加入王士禛条,最后再补上纪映钟条,卷一增至叶四十一结束。后印本继承了此处改动。王士禛为当时著名文人,堪称继钱谦益之后的文坛盟主,《新钞》一选初印本漏选此人,可谓疏漏,中印本补选王士禛,顺应了市场需求。周亮工不在卷一最末增王士禛条,而在卷一倒数第二条增入,在版面上不用太费工夫(纪映钟条只有七行,王士禛条增加在纪前面,相比较增加在纪后面,也只需要多重刻卷一叶三十五这一叶),而同初印本以纪映钟条结束保持一致,可能有混淆《新钞》一选初印本和中印本的嫌疑,给人《新钞》一选一开始就选入王士禛的错觉。

②中印本将卷十二目录丁遂条后的夏□条一通、吴第条一通,挪到本卷最末,空出位置替换为李明睿条两通(《上周相公》《又》)、方文条一通(《与闾

^①(日)上原究一:《明末の商業出版における異姓書坊間の廣域的連携の存在について》,《東方学》第百三十一辑,2016年3月,第52-71页。



图1 《新钞》—选康熙元年刻本
初印本(国图甲本)卷一—叶三十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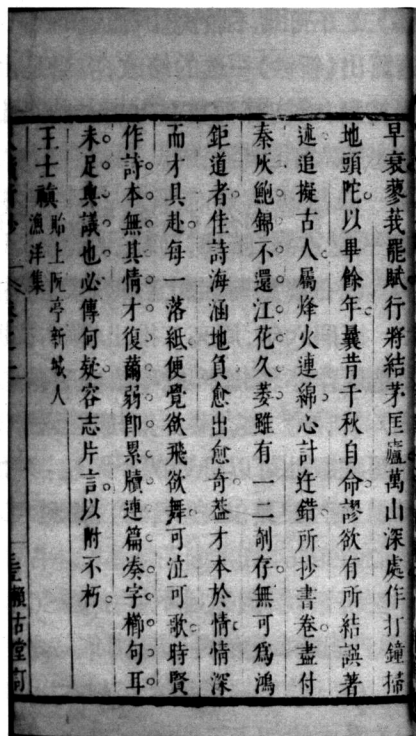


图2 《新钞》—选康熙元年刻本
中印本(中科乙本)卷一—叶三十五上

翁先生))。但奇怪的是,此处改动仅限于目录,在正文中并没有实施。

《新钞》—选中印本增补的时间,亦可据所增补的条目考证出大概。卷一增补的王士禛条目中可考最晚一封为《答陈其年》(中印本卷一—叶三十七):

得来书,知近撰《妇人集》,采乐卫于官闈,表殷刘于螭黛,文流佳话,快睹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揽撷古今闺秀文章,殆无遗美,十年以来,至百六十卷。又撰闺中遗事,为《朱鸟逸史》一书。

据李方军考证,《妇人集》所收篇目时间都在康熙三年以前,康熙五年时《妇人集》的编撰早已经结束^①,王士禛撰《王考功年谱》明确提到《燃脂集》成书于康熙四年,李氏以为《妇人集》约与《燃脂集》成书同时^②。则增补条目的时间最早当在康熙四年或稍后。

至于本次修改的时间下限,钱陆灿为《新钞》二选作序转述周亮工之言:

先生曰:吾以数年之心力,聚天下之为名尺牍者,又加以数年之心眼,随得随选,或已选而复删,或初弃而重登,要以有关于世道人心、仁义道德之旨,而下及于杂物撰德、情事议论之妙,盖求之不可谓不博,取

①李方军:《陈维崧〈妇人集〉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②李方军:《陈维崧〈妇人集〉研究》,第9-10页。

之不可谓不精矣。^①

透露出《新钞》一选的修改,应当是由周亮工本人完成。据“随得随选,或已选而复删,或初弃而重登”的记录推测,王士禛条的增补,应该在二选刊刻之前即康熙六年已经完成。

二、第二回合:《新钞》二选内容形式并重,《新语》二编初步走向独立

(一)康熙六年夏,《新钞》二选问世,批评盗用,标榜正宗,美化内封

康熙六年,周亮工推出《赖古堂尺牋新钞二选藏弃集》十六卷。陈维崧为二选所作序署“康熙六年岁次丁未春王正月阳羨陈维崧撰”。

《新钞》二选《藏弃集》康熙六年刻本,笔者经眼九部,按内容、版面及内封标明藏版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情话轩系统:浙图本(索书号:3923)、人甲本(索书号:SG415/146)、中科甲本(索书号:336.2 007)、中科乙本(索书号:2973976-81)、国图甲本(索书号:1621)、国图乙本(索书号:14654);二是听松楼系统:人乙本(索书号:SG415/45)、国图丙本(索书号:52615)、全集本^②。全集本仍然是影印清华藏本。

《新钞》二选康熙六年刻本以印面好坏为基础,再结合内容变更,其先后印关系大约如表三所示:

表三

所属系统	情话轩系统			听松楼系统	
所属印次	极初印本	初印本	中印本	后印本	极后印本
具体印本	尚未见	浙图本	国甲本、人甲本、中科甲本、 中科乙本、国乙本	全集本	人乙本、国丙本

上表排序的前提,是以版面好坏为基础,比如论证人甲本刷印在人乙本之前,可以从版面清晰、断版、纸墨等方面。首先,人甲本版面好于人乙本。其次,人甲本断版短于人乙本,如卷二叶二上右侧,人乙本断两行,人甲本断一行;卷四叶二十下,人乙本断六行,人甲本断一行。又次,人甲本墨浓纸好,帘纹清晰,竹浆细;人乙本墨淡且脏手,帘纹不清晰,竹浆相对打浆度不如甲本。综上,人甲本实物比人乙本先印。只有在以实物确定印次先后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讨论文字差异,否则从文字差异,用所谓的正确与否来判定本子早晚,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

一选只有少部分印本(国图甲本、国图乙本)有内封,宣称“已刻一字不录”;只有全集本一种印本有那篇关于翻刻和征稿的序。可见一选在防伪和

^①钱陆灿:《尺牋新钞二选藏弃集序》,《尺牋新钞二选藏弃集》卷首,清康熙六年刻本。

^②朱天曙编:《周亮工全集》第10-11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广告宣传上,并不是特别刻意。而在经历《新语》盗用事件后,周亮工在《新钞》二选中加强了这一方面的宣传。

首先,九部印本之中,七部有内封,分别为浙图(图3)、人甲(图4)、中科甲、国甲、国乙、人乙、国丙,其中前五部属情话轩系统,后两部属听松楼系统。情话轩系统内封横刻“尺牋新钞二刻”,纵刻“赖古堂评选/藏弃集/已刻一篇不载 情话轩藏板”。听松楼系统横刻“尺牋新钞二刻”,纵刻“赖古堂评选/藏弃集/听松楼藏版”。各印本多用内封,标榜其出处为情话轩或听松楼。内封上刻“已刻一篇不载”也是强调其首发性原创性。

其次,各印本还在内封上钤各种广告印,如浙图本钤“奇书无价”(图3);国图甲本、国图乙本、人甲本钤“弃音举,汉陈遵善书,与人尺牋,皆藏弃以为荣”(图4);人乙本、国丙本左上钤“名人尺牋”,右下钤长方印:“是集也,不但尺牋尽属名笈,每卷尾图章允称宝玩,夫名之曰藏弃,音举也,善矣。”内封镌刻文字为黑色或近似蓝色,印章为朱红色。“奇书无价”印标榜本书的价值,“皆藏弃以为荣”印解释书名“藏弃”之出处,“是集也,不但尺牋尽属名笈,每卷尾图章允称宝玩”印则夸赞本书两大特色。以上这些印章精美的广告印,可以吸引眼球,增加书籍销量。



图3 《新钞》二选康熙六年刻本内封
初印本(浙图本)



图4 《新钞》二选康熙六年刻本内封
中印本(人甲本)

再次,九部印本中,浙图本、国图乙本、中科甲本三部印本有一则批评盗用的序,其全文如下:

新钞一刻,本用自怡,不意为四方脍炙。一时同志,贻我新篇,遂满筐篋,耽心披玩,复成是集。凡属已刻之章,一字不载。但前集曾白坊间,许照鄙刻重梓,而一时好事用其十七,杂以二三,图惑世目,殊觉不伦。且是役也,止冀扬芳,匪为射利。请与诸公约,是集出后,仍照原刻梓行可也,倘有更蹈前辙,仆固任之,恐有起而嗤诮者矣。诸公何乐为此。^①

本段文字直接针对《新语》初编而来。“凡属已刻之章,一字不载”,标榜其为首发,文献价值高。“而一时好事用其十七,杂以二三”,与笔者所统计的四成相比有所夸张,但如卷一、卷十一、卷十二部分卷次确实接近七成。周亮工再次强调照《新钞》原样翻刻可以,但是如果仍然重蹈前辙,周某虽然能听之任之,但恐怕窃取者会被世人耻笑。周亮工特意刻此序,郑重申明其权威性,并批评窃取者。周汪两家,一在南京,一在杭州,相去不远,且二者有共同好友黄周星、林嗣环、陆圻、汪楫、胡介等,汪淇应当会很快看到周氏的忠告。

(二)康熙六年秋,《新语》二编问世,袭用《新钞》二选比例大幅下降

康熙六年《新钞》二选推出稍后,徐士俊、汪淇等人当年秋也随即推出了《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二十四卷。此本笔者经眼一部,复旦大学藏康熙六年刻本,索书号(2504)。《新语》二编仍然按内容编排,分为理学、政事、文章等二十四类,每类前有小序,每篇之后有短评,一如《新语》初编体式。首康熙六年兰秋徐士俊、汪淇撰《凡例》八条,次正文。正文每半叶九行,每行大字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字;白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卷一卷端题“分类尺牍新语二编第一册”,第二、三行“西陵汪淇憺漪笺定/徐士俊野君全评”,第三、四行“友人吴雯清方涟/查望于周参论”。且《新语》二编比之初编有一个重要变化,即每通尺牍之下不再注明出处,以免落下窃取口实。

《新语》二编对《新钞》二选仍然有因袭关系,其证据如下:

其一,《新语》二编卷三叶十二下收陆次云《与周靖公》书信曰:

客岁蒙令侄雪客见惠《新钞》,今又承先生复惠《藏弃》。盥读二书,方知宇宙之大,目中得识如许名贤,口中得诵如许名文……^②

靖公即周亮工弟弟周亮节;雪客即周亮工长子周在浚。陆次云在《新语》二编卷十卷端等也被列为“参论”者,又从此篇书信记录可知,《新语》的“参论”者是认真读过《新钞》(一选)、《藏弃》(二选)二书的,在编订《新语》初编、二编

①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选序》,《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弃集》卷首,清康熙六年刻本,浙图藏本。

②汪淇、徐士俊选:《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卷三,清康熙六年刻本,复旦藏本。

时,很容易参考《新钞》一选、二选。

其二,某些篇目不常用的异体字和人名别名,《新语》二编与《新钞》二选一致。比如《新语》二编卷一十下收张遗《答陈非白》,《新钞》二选卷十一也收此篇,且二者“遗”字同作不常用的“遯”。《新语》二编同卷叶十四上下收张遗《寄林殿扬》,却用“遗”字,而《新钞》二选恰好不收此篇。此例可以看出《新语》二编对《新钞》二选异体字的因袭关系。又比如《新语》二编卷六叶五、六收周圻《与陈季龙》,《新钞》二选卷八也收此篇,文字一样,周圻即周亮工极少用的别名,《新语》二编与《新钞》二选保持了一致。《新语》二编卷四叶一又收“周亮工”《与林铁厓》一通,此通《新钞》二选不收。

其三,刊刻时间,《新钞》二选在康熙六年,《新语》二选随即在同年秋完成。此时距离一选出版已经过去六年,六年之间周亮工不推出新作,汪淇也不推出新作;周亮工一推出新作,汪淇马上紧追其后,可见二者的确有密切关系。

其四,《新语》二编中有许多篇目,一看便知与周亮工关系密切,而这些篇目又同时见于《新钞》二选中,比如:《新语》卷四所收汪楫《寄栢园先生》、张可度《与周减斋》、林嗣环《与栢园》、周圻《与某》、卷六所收王铎《与周减斋》、周圻《与陈龙季》、卷十所收高岑《与栢园先生》、卷十五所收申涵光《与周减斋》、卷十八所收张贻孙《上龚周两先生祈葬胡彦远书》等等。

其五,鉴于一选的情况,笔者以《新语》二编所有篇目与《新钞》二选复核,得数据如下表四^①:

表四

新语二编卷次	每卷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百分比(%)	新语二编卷次	每卷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百分比(%)
一	31	9	29	十三	24	4	16.7
二	22	4	18.2	十四	31	8	25.8
三	31	9	29	十五	24	6	25
四	34	12	35.3	十六	37	3	8.1
五	10	0	0	十七	11	0	0
六	23	2	8.7	十八	24	2	8.3
七	34	4	11.8	十九	29	1	3.4
八	10	1	10	二十	22	8	36.4

①复旦本《新语》二编有的页面残缺,所有统计数据尚需完善。包括卷五阙序、目录、正文叶一至叶三上,卷十七阙序、目录、正文叶一上,这两处无从统计。另,卷十六正文第五叶及之后阙,统计数据据本卷之首目录而来,可能会有所误差。

(续表)

新语二 编卷次	每卷 篇数	出自新钞 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 选百分比(%)	新语二 编卷次	每卷 篇数	出自新钞 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 百分比(%)
九	40	2	5	二十一	28	4	14.3
十	27	11	40.7	二十二	15	3	20
十一	38	17	44.7	二十三	28	6	21.4
十二	32	9	28.1	二十四	14	1	7.1
总计	《新语》二编共收619篇,其中125篇出自《新钞》二选,占比20.2%						

表格数据以外,《新语》二编中另有八通尺牍来自《新钞》一选,分别是:卷四吴晋《复汪舟次》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二、卷七汪伟《寄纪伯紫》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卷十王仕云《与罗星子》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二、卷十彭而述《与某》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二、卷十一唐际《与王钟淑》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二、卷十八范印心《别友人出都门》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一、卷十九尤侗《谢人馈药书》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十二、卷二十胡介《与曹秋岳》一通出自《新钞》一选卷五。加上来自《新钞》二选的125通,《新语》二编共133通尺牍来自《新语》一选二选,占总量的21.5%,比之《新语》初编对《新钞》一选近四成的因袭率几乎少了一半。

究其原因:其一,周亮工已经发现了汪氏窃取行为,碍于周氏情面,汪氏或许有所收敛;其二,最根本原因是随着发行流布,《新语》一书影响力大增,汪淇等开始接收各方投稿,有了不同于《新钞》的稿件来源。《新语》二编《凡例》云:

一,集中所载诸牍,大约抄本为多。或远地邮筒,或同乡手授,或藏之篋笥,或传诸友朋,异采新花,光华夺目。随到随刊选,随评随梓。但有事类之分,并无爵齿之序,观者亮之。^①

有了以上独立的稿件来源,《新语》二编对《新钞》二选的因袭率才能大幅下降。

(三)康熙六年之后,《新钞》二选初印本正文补遗条目、目录未补

不独《新钞》一选有文本改易,《新钞》二选也有文本改易,且规模更大。从印面情况上看,笔者经眼的《尺牍新钞》二选康熙六年刻本的九部印本中,以浙图本最早,人甲本等次之,全集本等最晚。其中初印本浙图本、中印本人甲本目录每卷引领词在每卷之末作“右卷之某”,而后印本全集本在每卷之首作“卷之某”。属于情话轩系统的浙图本、人甲本等目录同版,而属于听松楼系统的人甲本则重刻目录。正文部分,则两个系统绝大部分叶面同版。然而

^①汪淇:《凡例》,《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卷首,清康熙六年刻本,复旦藏本。

刷印最早的浙图本目录之卷九无盛于斯条后的申用嘉条一通、申绎芳条一通、王彑来条两通、高兆条一通、孙枝蔚条一通,但是在浙图本的正文卷九中却有这些条目;又浙图本目录之卷十四无林嗣环条二通、嵇偃条一通,但正文卷十四却有这些条目。独立看来,似乎是浙图本目录之卷九、卷十四漏刻了这些条目,但事实并非如此。情话轩系统中比浙图本晚印的人甲本、中科甲本、国图甲本在目录完结以后,还有一叶目录“补遗”,所列条目篇章就是浙图本目录无但正文有的篇目。由此可知,浙图本并非《新钞》二选的极初印本,在浙图本之前应当还有个极初印本,此印本不管是正文还是目录,都没有卷九、卷十四的补遗篇目,随后浙图本正文在靠近卷九、卷十四最末补充了这些篇目,但如果在目录的卷九、卷十四相应位置补刻补遗篇名,目录需要大量动版,工序麻烦,一时之间又没有想到更好办法,目录补遗暂且搁置。后来印中印本时,周氏想到补遗篇目可以不加在目录每卷对应位置,而是在整个目录之后另刻补遗一叶,这样目录不用动版,当然也不用重刻。再后来,到全集本等所在的听松楼系统时,《新钞》二选已经有大量条目被替换,目录如果用剞版会比较麻烦,因此全部重刻目录,替换篇目,顺便将补遗的篇目插入卷九、卷十四目录对应的位置。所以,虽然笔者并未经眼《新钞》二选的极初印本,但可以从现存本推知其存在,并知道《新钞》二选在最初阶段,经历过一次补遗。

初印本对极初印本的本次补遗,根据篇目内容及其他信息,很难准确判定补遗时间。但鉴于初印本(浙图本)极佳的版面情况,可推测这次补遗应该是二选初刻初印不久就进行的。非常凑巧的是康熙七年刊刻的《尺牍新语》广编也在常规的二十四卷本以外增加补编一卷,其细目题作“后至补目”。应该是《新语》广编已经刊刻好,但又有新稿子陆续寄来,鉴于《新语》已经决定不再出四编,因此将这些后至稿件补刻上。虽然我们难于准确判定《新钞》二选补遗篇目是在《新语》广编补遗篇目之前还是之后(根据浙图本版面个人更倾向于《新钞》二选补遗在前),但无疑二者应有相互影响促进关系。

(四)康熙六年后,《新钞》二选中印本补遗目录,并替换一处条目

《新钞》二选初印本以上增补条目只正文增补,但在目录中并没有增补,到中印本时在目录中也补入了以上增补条,方式是在整个目录最末单独补刻“补遗”一叶。而且中印本比之初印本还替换一处条目,即卷一叶二十一上,初印本(浙图本,图5)崔子忠条《与宋公》一通被中印本(人甲本,图6)替换为刘理顺条《训子》一通,二者所占版面一致,不需要前后动版。但本条篇幅较大,如果用剞版方式改易比较麻烦,因此本叶重刻。本条目录也有相应挖改。根据条目内容很难判定本次改易的具体时间,今只能暂存于初印本对极初印本的改易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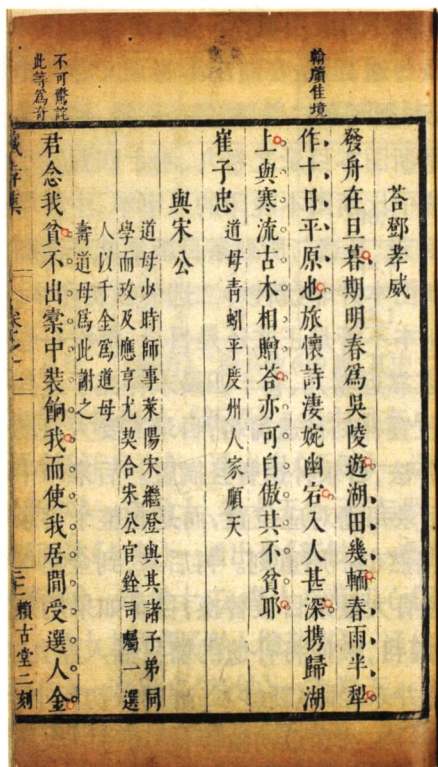


图5 《尺牋新鈔》二选卷一十一上
初印本(浙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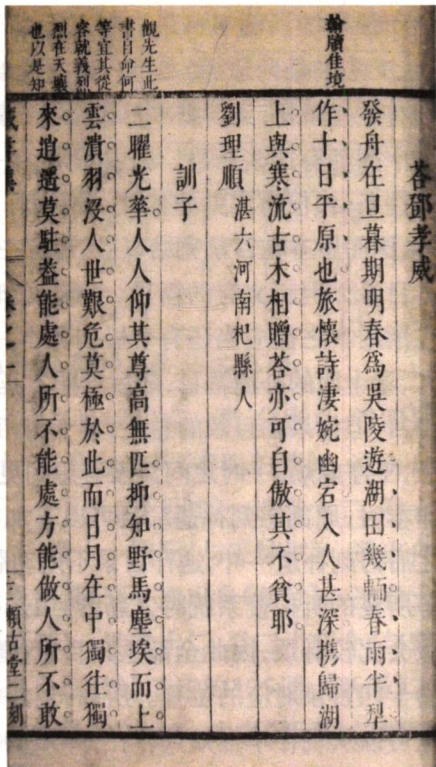


图6 《尺牋新鈔》二选卷一十一上
中印本(人甲本)

(五)《新鈔》二选中印本与后印本之间,《新鈔》一选重新修订目录

本时期,周亮工除修订《新鈔》二选条目外,也在持续修订《新鈔》一选文本。《新鈔》一选后印本与中印本相比,主要有四类差异。

其一,上面提到过的卷十二目录,中印本把初印本丁遂条后的夏口条一通、吴第条一通,挪到本卷最末;空出位置替换为李明睿条两通、方文条一通,且仅目录变、正文不变,但后印本(中科甲本)又回到了初印本的样子。应该是周氏后来又推翻了中印本此处的修改,如前所引“随得随选,或已选而复删,或初弃而重登”,可见周氏对选文质量之严格要求、反复斟酌。

其二,后印本对中印本的改变,集中体现在目录上。之前的初印本、中印本目录都是在每卷之末提行署“右卷之某”,而后印本改为在目录每卷之首题“卷之某”(图7)。因为这种改变,涉及到几乎整个目录需要整体向左平移一行,需要整体动版,因而后印本舍弃了原来的目录版片,转而重刻全部目录三十叶,这是目录大型修改的一方面。

其三,初印本、中印本目录中人物简介不署尺牋作者籍贯所属省份,后印本全部予以补充,另对部分人物简介加以修订。比如目录卷一“曾异撰”初印

本下注：“弗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后印本在“晉江”前增“福建”。卷一“熊文舉”初印本、中印本下注：“雪堂，南昌人。”后印本補充為：“遠公，雪堂。江西南昌人。《耻庐集》。”后印本、中印本對目錄的這種補正，幾乎是每條都有涉及，工作量較大。當然，因為整個目錄都予重刻，所以即便需要修改很多，也不涉及剝版之類麻煩工序。而如果正文對應小傳也一一依目錄重新修訂，需要局部剝版，比較麻煩，所以后印本正文小傳並沒有補充籍貫所在省份。

其四，補充部分文集名。初印本、中印本有的作者小傳無文集名，后印本部分作補充。如目錄卷一高攀龍，初印本、中印本（圖8）小傳作“景逸，無錫人。《高子遺書》”，后印本（圖7）改作“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忠憲公遺書》”，增加字“存之”和省份“江南”，改集名。又如目錄卷五張鹿征條，初印本、中印本小傳作“瑤星，江寧人”，后印本作“瑤星，江南江寧人，《薇庵集》”。后印本補充了籍貫所在省份，並補充了集名。

《新鈔》一選后印本更确切修改時間可以從表五所示《新鈔》一至三選目錄格式中找尋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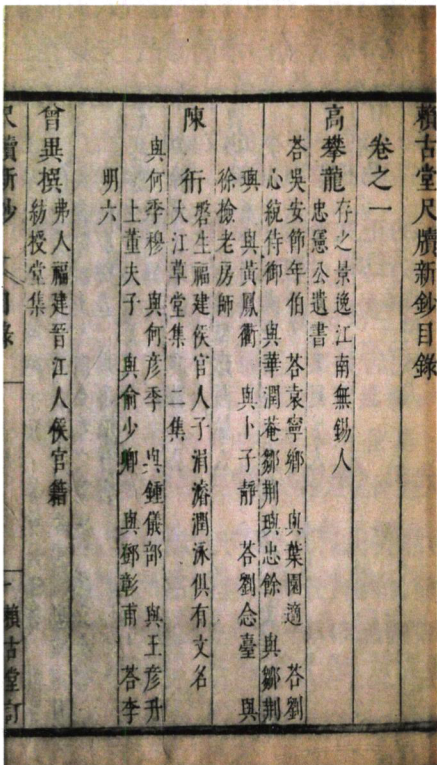


圖7 《尺牋新鈔》一選目錄叶一上
后印本(中科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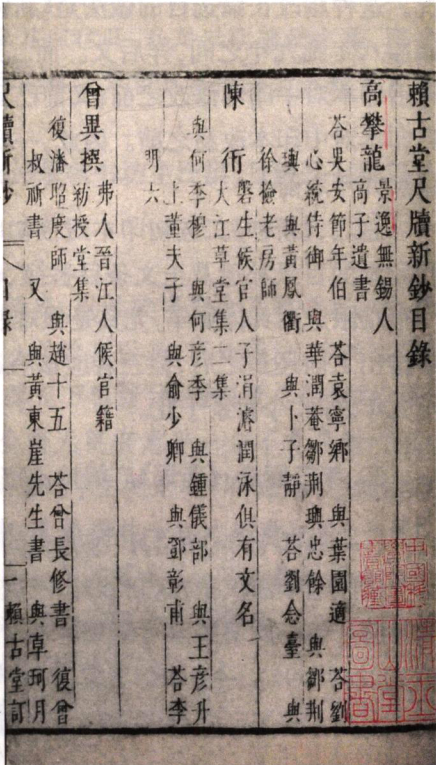


圖8 《尺牋新鈔》一選目錄叶一上
中印本(中科乙本)

表五:《新钞》一至三选各印次目录格式

印次	初印本	中印本	后印本
新钞名一选	右卷之某	右卷之某	卷之某
新钞二选	右卷之某	右卷之某	卷之某
新钞三选	卷之某		卷之某

《新钞》一至三选目录有两种格式:一种是在每卷之末题“右卷之某”,一种是在每卷之首加“卷之某”。据上表知,二选初印本应该沿袭一选最新修改稿的格式,而二选初印本作“右卷之某”,同一选初印本、中印本,则此时作“卷之某”的一选后印本应该还没有出现。一选后印本的修改或许在二选中印本出现之后、后印本出现之前,所以一选后印本的出现至少在康熙六年之后,而且是在二选中印本出现之后,因此姑存于此。

周亮工康熙九年五月四日作《新钞》三选《凡例》云:

故前集每于一二长篇,已镌而复去之。^①

表明康熙九年五月之前,《新钞》二选就已经有了将长篇“已镌而复去”的情况。这种删改长篇选目的做法是《新钞》二选后印本对中印本的修改,时间在康熙八年到九年之间,详后文。而二选的中印本对初印本的修改,无疑在二选后印本对中印本修改之前;又前已证一选后印本对中印本的改易在二选的后印本对中印本改易之前。因此,一选后印本对中印本的改易时间至少应在康熙九年之前。

总之,《新钞》二选初印本对极初印本的正文补遗、《新钞》二选中印本对初印本的目录补遗及正文条目替换、《新钞》一选后印本对中印本的改易,时间很难限定到具体哪年,尤其是很难断定这三次改易是在康熙七年《新语》广编推出之前还是之后,但三者应该有以上先后关系,且修改时间在康熙六年至九年之间,今暂系于此。

三、第三回合:《新语》广编抢占市场先机,《新钞》二选应战改易文本

(一)康熙七年《新语》广编抢先问世并附补编,几乎不用《新钞》内容

康熙七年汪淇抢在《新钞》出三选之前,推出《分类尺牍新语广编》二十四卷补编一卷。此书康熙七年刻本笔者经眼两部印本:一为上图本(索书号:线善T322491-96),一为华师大本(索书号:S/V56.1-4/7.135)。

上图本每半叶九行,每行大字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四

^①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凡例》,《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清康熙九年刻本。

周双边。板框纵19.5厘米,横12.2厘米。首“康熙七年二月望日禹航弟严沆题于古秋堂”《序》,次“康熙戊申岁夏日同里吴雯清方涟父题于茗上僧舍”《尺牍新语广编序》,次“康熙七年夏日西陵憺漪子汪淇识于蝓寄别业”《凡例》七条。次全书二十四卷细目、“后至补目”一卷细目,第一行题“尺牍新语广编分类目录”,第二、三行题“西陵汪淇憺漪父/吴雯清方涟父全笺定”,其中“西陵”、“全笺定”五字刻于栏线上。次正文二十四卷补编一卷。版心上刻“尺牍新语广编”,鱼尾下刻“第某册某叶”,再下每卷类目如第一卷“理学”,最下“蝓寄自怡”。卷端第一行“分类尺牍新语广编第一册”,第二行“西陵汪淇憺漪笺评”,第三四行“同学徐士俊野君/黄周星九烟参定”。华师大本无严沆序,但在分类目录之前增总目一叶,辑每卷卷次类目。其他各处,上图本、华师大本文字一致。看版面,华师大本早于上图本。

严沆《广编序》云:

适汪子憺漪《尺牍广编》将成,先以其所著引语二十四则寄示,余展视之,叹其体制艳发,觉与《文心雕龙》相出入……先是,憺漪两编,嗜其书者,不胫而驰,憺漪犹以为未嫌。迺复搜抉幽佚,网罗近今,将以成一代之艺林,而嘉与来学,问序于余……憺漪读等身书,交满天下,出此绪馀,以脍炙海内。夫亦风尚所开,识其归往耳,乌足以窥憺漪之蕴,即憺漪又岂沾沾以是自矜者哉。时康熙七年二月望日禹航弟严沆题于古秋堂。^①

道出《新语》一编、二编、广编主事者为杭州著名书坊主汪淇,且康熙七年二月时“《尺牍广编》将成”。

又,吴雯清《尺牍新语广编序》曰:

丁未夏秋之间,汪子憺漪移书新安,以尺牍事期余互相评定。余既得佐山中一段佳兴,谬为序行之矣。乃改岁以来,寝处苦块,奔走山原,松柏徒滋泪痕,笔墨俱荒蠹匣。适薄冗下钱塘,知憺漪复有《新语广编》之选。顾余笑曰:昔年之佞晏,先生得无更有意乎。余不觉见猎心喜,狂兴勃发。况闻徐野君、黄九烟两君子,左挟龙宾,右操兔颖,同心商榷,奏厥成功,余又安敢不插身此中,为憺漪佐千秋之盛事也哉……《广编》之为书,前人后人咸赖之不朽矣。与其藏名山,何如悬国门之为愈耶。时康熙戊申岁夏日,同里吴雯清方涟父题于茗上僧舍。^②

知《广编》由汪淇主导,徐士俊、黄周星、吴雯清从旁协助。

笔者所见《广编》两部印本,二十四卷而外,皆另附“补编”一卷,可见汪淇还对《广编》做过补遗,这大约与《新钞》一选、二选的补遗有着相互影响的关

①严沆:《广编序》,《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首,清康熙七年刻本,上图藏本。

②吴雯清:《尺牍新语广编序》,《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首,清康熙七年刻本,上图藏本。

系。只是孰先孰后,目前难于判定。

鉴于此前情形,笔者用《新钞》一选、二选复核《新语》广编的所有篇目,得数据如下表六:

表六

新语广编卷次	每卷篇目数	出自新钞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百分比(%)	新语广编卷次	每卷篇目数	出自新钞二选篇数	出自新钞二选百分比(%)
一	37	5	13.5	十三	27	0	0
二	28	2	7.1	十四	26	0	0
三	28	3	10.7	十五	38	0	0
四	27	2	7.4	十六	40	0	0
五	20	0	0	十七	24	0	0
六	39	0	0	十八	28	1	3.6
七	39	0	0	十九	39	2	5.1
八	18	2	11.1	二十	23	0	0
九	39	1	2.6	二十一	24	1	4.2
十	19	0	0	二十二	15	0	0
十一	47	6	12.8	二十三	28	2	7.1
十二	31	5	16.1	二十四	23	0	0
补编	13	0	0				
总计	《新语》广编共收720篇,其中32篇出自《新钞》二选,占比4.4%						

由表格知《新语》广编收尺牍720通,其中有32通与《新钞》二选重合,重合率占4.4%,比之初编、二编,重合率再次直线下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另经比较,《新语》广编无篇目与《新钞》一选重合。《广编》全书二十四卷及补遗一卷,除卷二有一通《候周栎园先生》而外,没有第二通以周亮工、周亮节、周在浚为写信人或者收信人,几乎完全从字面上抹掉了与周家的关系。

究其原因,《新语》初编、二编影响力、知名度越来越大,收到的投稿越来越多,而且汪淇等也有接收稿件的意识,早在一年前的《新语》二编《凡例》中已经透露出二编编好以后,仍然有新稿陆续到来的情况:

一,初集既投众好,二编复启新裁,然而学士家著作日增,鱼雁往来,自多逸制。且邮寄稍晚者,尚贮篋中,因而预告同人,即有三集行世,异投珠玉,敬拂枣梨。^①

①汪淇:《凡例》,《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卷首,清康熙六年刻本,复旦藏本。

这些后至及更后陆续而来的稿件,成了《新语》“三集”即广编的主要稿件来源。汪淇《新语广编·凡例》也透露出陆续有稿件投来的情况:

一,寒斋书簏留贮凤号繁多,驿路邮筒投遗亦云广远。因谋续梓,非曰灾梨。盖将悉现作者之光芒,或得复腾艺林之声价……

一,序爵序齿,非所论于酬酢之书。来后来先,即付托于剞劂之手

……

康熙七年夏日西陵檐漪子汪淇识于蛭寄别业。^①

总之,从《新语》初编到二编、广编,汪淇等从依赖盗用《新钞》篇目,到了自己独立的稿件来源,渐渐发展壮大以至独立。

然而,就在汪淇抢夺先机,在《新钞》三选出版之前抢先推出《新语》广编的同时,汪淇选择了偃旗息鼓,为《新语》的出版画上句号。康熙七年夏天,汪淇在《新语广编·凡例》中云:

一,淇逾甲五年,守庚十载。只因足行蹇蹇,疾等陶潜;目视苍黄,盲几张籍。经营选政,类相如之倦游;耽玩道书,学仲舒之键户。兹编告竣而后,一切不敢与闻。握管或自有人,听从侪辈。寄絨莫寻旧识,恐至浮沉。^②

汪淇表示自己已经年老,《广编》出版以后,不再经营选事,请作者们不要再寄稿,再寄恐怕会被埋没。据文革红研究,康熙七年《新语》广编出版之后,汪淇没有再以“蛭寄”为名出版书籍^③。大概如上《凡例》所云,一是因为身体越来越不好,二是汪淇晚年沉迷于学道,决心摒弃尘世的一切争斗与纷扰,广编之后,停止编选《尺牍新语》新系列。

(二)康熙八、九年间,《新钞》二选后印本大量替换中印本条目以应对市场竞争

前面已经论及《新钞》二选初印本对极初印本、中印本对初印本均有补遗,中印本对初印本有一处条目改动。另外,《新钞》二选后印本对中印本有大量的条目替换,数量惊人^④。

为行文简略,笔者选初印本(浙图本)、中印本(人甲本)、后印本(全集本)

①汪淇:《凡例》,《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首,清康熙七年刻本,上图藏本。

②汪淇:《凡例》,《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卷首,清康熙七年刻本,上图藏本。

③文革红:《汪淇“蛭寄”及其所刻书籍考》,《文献》2006年第3期,第79-83页。

④关于《尺牍新钞》一至三选修版问题,陈圣宇《尺牍新钞三选初探》有涉及。陈文发现了二选国图甲本和清华本(全集本底本)有大量条目不一致,从文本上分析了改动原因,文章很有意义。但陈文的局限一是在于所见印本数量有限,二是仅从文本上入手,而不考虑实物先后(陈圣宇:《尺牍新钞三选初探》,曹虹等编:《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为代表,列各本条目替换情况如下表七^①:

表七

卷次/版叶	初印本(浙图本)	中印本(人甲本)	后印本(全集本)
目录	右卷之某	右卷之某	卷之某
目录补遗	无	在总目录末	分别列入具体卷次中
一/二十一上下	崔子忠条《与宋公》一通	刘理顺条《训子》一通	刘理顺条《训子》一通
二/十五上至十八上	安致远《答刘友生》《与李乾一》两通	安致远《答刘友生》《与李乾一》两通	胡介条《与林铁崖》《答刘逸民》《与程仲玉宪良》《与金梦蜚》《与魏县》《与申鬼盟》《与刘太守》《与杨犹龙学士》《与李乾一》九通
四/二上至四下	朱一是《谢友人招入社书》一通	朱一是《谢友人招入社书》一通	徐芳条四通,周崇极条一通
六/一上至十二下	陈继儒条四十五通	陈继儒条四十五通	蒋鸣玉条十二通,傅占衡条一通
八/一至四下	刘绘条一通	刘绘条一通	宗元鼎条四通
九/五下至十下	方文条二通,方氏孟式条一通,方以智条五通	方文条二通,方氏孟式条一通,方以智条五通	徐允禄条二通,徐臧条一通,杜潜条二通,盛於斯条五通
九/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下	张芳一通《与黄俞邨》	张芳一通《与黄俞邨》	徐汧条一通,释正岳条三通
十一/一至十三下	钱谦益条六通	钱谦益条六通	钱谦益条一通,魏裔介条四通,陈玉玠条一通,董以宁条一通,胡周蕡条二通,陈龙岩一通,邹祗谟条二通,陈允衡一通,李清四通
十二/十下至十六下	陈弘绪二通《答梅惠连王在明论文》《上黄中丞》	陈弘绪二通《答梅惠连王在明论文》《上黄中丞》	方孝标条三通,李以笃条一通
十三/十九下至二十三上	李焕章一通《与顾宁人书》	李焕章一通《与顾宁人书》	胡周蕡条六通
十四/十一上至十四下	毛先舒条一封《与芜湖萧尺木》	毛先舒条一封《与芜湖萧尺木》	龚鼎孳条二封,余怀条三封,孙汧如一封
十四/十九下之二十二下	宋珏条二通	宋珏条二通	徐芳条二通

①下表有“条”字者表明涉及整个条目,无“条”字者表明只涉及条目中的部分篇目。

(续表)

卷次/版叶	初印本(浙图本)	中印本(人甲本)	后印本(全集本)
十四/三十三下	嵇僕条一通《与弟留山》	嵇僕条一通《与弟留山》	汪懋麟条二通,周在浚条三通
十五/二十下至二十二上	雷士俊二通《与施愚山》《答李杞瞻》	雷士俊二通《与施愚山》《答李杞瞻》	胡介条四通
十五/二十三上至二十五下	黄虞稷一通《再与冯讷先生论读书》,冯肇杞条一通《戒弟书》	黄虞稷一通《再与冯讷先生论读书》,冯肇杞条一通《戒弟书》	胡周肅条八通
十六/八上至九下	戚埤条一通	戚埤条一通	陈维崧条一通,刘体仁条一通,何平条一通
十六/十三下至二十二上	张贲条四通	张贲条四通	张贲孙条一通,苏惟霖条十一通,钱梅条一通,王道通条二通

中印本相对于初印本的条目改动,上文已论及,此处从略。

后印本对中印本的大规模替换,涉及版面条目颇多,从内容上可以判定本次替换的时间上限。

首先,康熙六年秋刊刻的《新语》二编袭用《新钞》二选部分条目中,有的刚好涉及到《新钞》二选初印本、中印本与后印本替换条目,《新语》二编所用刚好是《新钞》二选初印本、中印本条目,而非后印本条目。比如《新语》二编卷一方以智《与李舒章》一条,出自《新钞》二选初印本、中印本卷九;《新语》二编卷九钱谦益《与陈伯玠》一篇出自《新钞》二选初印本、中印本卷十一;《新语》二编卷二十四方孟氏《读徐媛诗与妹维仪》一通出自《新钞》二选初印本、中印本卷九。由此可知《新语》二编编选时参考了《新钞》二选的初印本或中印本,此时大规模的第二次替换很可能尚未开始。另《新语》广编卷十一收陈继儒《与王季重》一通,也出自《新钞》二选的初印本或中印本,到《新钞》二选后印本时这条已经被替换。

其次,从后印本中出现的新条目内容,可以寻绎相对准确的时间上限。比如后印本卷十一叶七董以宁《答陈其年》:

有长者过焉,偶以告。随问牵牛年几何矣,曰:“是其生也,当辛丑之始秋,故以牵牛名,今八岁耳。”

辛丑为顺治十八年(1661),今八岁,则写信时间为康熙七年(1668)。又后印本卷十二叶十下至十二上方孝标《上黄改庵先生》:

前年小子入闽,先君犹囑问先生甚殷,不及而归,先君已捐舍。

方孝标之父为方拱乾,康熙六年(1667)去世。方孝标康熙六年入闽,“前年小

子入闽”，则写作时间为康熙八年。又后印本卷十四叶三十四汪懋麟《柬王阮亭先生》：

又值先生出京师，视榷清江，邗沟淮甸，一水盈盈。风雅旧盟，依稀未远。堂虽未成，可无一言为诸公倡乎？

此信的写作时间在王士禛“视榷清江”时，据王士禛自撰年谱知时间为康熙八年：“康熙八年，榷清江浦关，专司船厂。”^①

综上，《新钞》二选后印本替换上的新条目书信写作时间可考的最晚为康熙八年，此即第二次替换条目的时间上限。至于下限，康熙九年五月周亮工《新钞》三选《凡例》中云“故前集每于一二长篇，已镌而复去之”，已经提到了二选已刻板片又剜去的情形，则下限应当是康熙九年五月以前。

本次替换的条目与原有条目占用版面大小一致，所以不需要前后动版。如果整叶替换的，则重刻；如果只有一两行需要替换的，则一般在原版上挖版修版。从正文内容看，后印本与中印本相比，总体的改动趋势是，用相对简短的书信替换掉一些超长书信。除去卷六叶一上至十二下，中印本的陈继儒条四十五封被替换为后印本的蒋鸣玉条十二封、傅占衡条一封而外，中印本的其他三十六封书信被替换为后印本的一百零三封书信。比如中印本卷十三李焕章一通《与顾宁人书》被替换为胡周簠条六通，中印本卷十四毛先舒条一通《与芜湖萧尺木》被替换为龚鼎孳条二通、余怀条三通、孙沂如一通共计六通等等。以多篇简短书信替换超长书信，笔者以为可能是《新钞》部分吸收了《新语》篇幅短小的优点，以适应市场需求。

周亮工康熙元年《新钞》一选《选例》云：

是集篇无定格，幅不同规，要于抒写性情，标举兴会，可谓独空前往游方之外者矣。^②

可知编一选时周亮工对于篇幅长短并没有一定的限制。《新钞》二选无凡例，但周氏康熙九年五月四日《新钞》三选《凡例》能透露二选的篇幅长短改易趋势：

尺牍之传，莫贵简雅。故右军竹素，以数字足思；伏波翰音，以少言倾听。若阡陌既多，则入之不辨道里；甘苦毕备，则咀之安见芳嘉。长篇刺刺，览者倦矣。故前集每于一二长篇，已镌而复去之。继思尺牍谋篇，本为古文正体。子长之报任安，足见司马椽笔；明允之上永叔，无非苏氏鸿章。是集选遯，兼恣浩博，多收巨制，以续大家。^③

三选《凡例》以为“尺牍之传，莫贵简雅”，“长篇刺刺，览者倦矣”，因此才有“故

①王士禛撰、孙言诚点校：《王士禛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30页。

②周亮工：《尺牍新钞·选例》，《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首，清康熙元年刻本。

③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凡例》，《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三选》卷首，清康熙九年刻本。

前集每于一二长篇,已镌而复去之”,“前集”即二选《藏弃集》,“已镌而复去之”,即指二选替换条目一事。

然而,选短篇一直是《新语》的传统,《新语》初编、二编、广编篇目,多以三至七行为最多。《新语》初编康熙二年查望序云:

夫学士家鸿文大篇,往往而有,是集戒其繁多,不敢阑入。昔苏髯公言语妙天下,而山谷老人著作如林,世间以苏黄小品单行。盖鸿文大章,犹之浑金璞玉,此则寸璧小玕,亦犹苏黄小品意也。

又《新语》初编康熙二年汪淇《例言》云:

稍加节略。厌繁喜简,亦人情之常;去短取长,乃物理之至……裁属可删,允宜稍节。既鲜聱牙之病,并无碍限之文。^①

可见《新语》初编选短篇,贵简要。周亮工选《新钞》二选时,《新语》初编已经流传于世。康熙八年至九年五月前的市场上,汪淇有《新语》初编、二编、广编三种,而周亮工只有《新钞》一选、二选两种,种类上并不占优势。为了更好适应市场竞争,开放的周亮工吸收《新语》简要的特点,在修订《新钞》二选时,所做工作之一,就是将其其中的一些超长篇目替换为简短篇目。

周亮工此时特别在意市场,这或许和他当时的人生遭际有关。顺治间,周亮工因闽狱迁延数年,并且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祸不单行,康熙八年周亮工再遭弹劾。据周在浚为其父所作《年谱》:“(康熙八年)己酉,五十八岁。在江宁粮署。八月,入闾提调。十月,公被劾去职。(康熙九年)庚戌,五十九岁。在江宁……十月,事乃白。是年,弟靖公卒。”^②又《清史列传》载:“八年,漕运总督帅颜保劾亮工纵役侵扣诸款,得旨革职逮问,论绞。九年,复遇赦得释。十一年死。”^③由以上记载,知周亮工康熙八年十月被弹劾去职,并一度论绞,情势危急,而且康熙九年其弟亮节去世,周氏受到沉重打击。据其《与张瑶星》信:

城中苦米贵,苦毒热,山中想复同。独是弟既苦此间之追贖,又苦闽地之赔偿,其苦非恒人所有。即使米价平,凉颰起,亦何济于事。乃公清静道场,不当以此等闻,要不可不使公知吾近况耳。^④

知周氏此时经济上比较困难,出于经济利益甚至是保命需求,周氏可能修改二选文本,迎合市场需求。大概后来境遇与心态皆有所改变,周氏又在三选中恢复了“多收巨制,以续大家”的传统。当然,文本改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①汪淇:《尺牍新语初编·例言》,《分类尺牍新语初编》卷首,清康熙二年刻本。

②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卷末,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③清国史馆原编:《清史列传·贰臣传乙·周亮工传》卷七九,《清代传记丛刊》第105册影印192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明文书局,1985年,第734页。

④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二十,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此处所列,仅为其一二端而已。

四、第四回合:《新钞》三选的独角戏与《新钞》四选的天亡史

康熙九年五月,周亮工才缓缓推出《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十六卷。李清《结邻集序》云:

以故,《赖古堂文》选未已,又有尺牍选,且《新钞》继以《藏弃》,继以《结邻》。^①

又《结邻集·凡例》末署“康熙九年岁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赖古堂识”,知《结邻集》编选于康熙九年。

此康熙九年刻本,笔者经眼中科本(索书号:336.2 007)、国图甲本(索书号:01621)、国图乙本(索书号:15516)、国图丙本(索书号:52611)、全集本^②(以清华本为底本)五部。

除中科本外的四部印本一般首为“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序”,包括李清序、杨彭龄序、徐芳序、钱陆灿序,序末署“康熙九年岁次庚戌重五前二日赖古堂汇梓”;次“康熙九年岁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赖古堂识”《凡例》二十二则,次目录,目录在每卷前作“卷之某”;次正文十六卷。“徐芳序”中科本署作“杜濬序”,且两序只正文一至十二行(叶四第七至十八行)内容不一致,后半部分(叶五第一行至叶七第三行)内容一致,二者必有一误。通读两本序内容,中科本前后不通,应该是中科本误。序叶四中科本与其他各本不同版,其他叶面同版。依照版面质量判断,国图甲本比中科本早刷。

国图乙本有内封:框外上方“尺牍新钞三选”,框内纵“赖古堂评订/结邻集/已刻一篇不载情话轩藏板”。国图甲本、国图乙本另有一篇与批评盗版有关的序:

《新钞》、《藏弃》二选,已不胫而驰,凡负瑰奇秀远之才者,亦无不争购一卷于案头矣。诸志志在阐扬幽隐,原非射利,故前集不禁翻刻,但求精工。惟是于中公然窃取者,使数十年搜索苦心,一旦攘为己有,平心论之,安得无憾。今既不能禁之矣,敢再平心奉告。若不似从前错谬姓氏,改易字句,则虽公然窃取,犹是阐扬初意也。并此亦在所不禁,恕亦至矣。是选阅三载而后成,凡已刻之篇,耻与雷同,一字不载。四方名作,寄到少迟者,不能备载,留为四选藉光,四选名《牧靡集》,名篇仍祈早寄。大业堂识。

通过此序,周氏表示选尺牍非为利益,所以不禁翻刻;那些公然窃取的,将周氏数十年心血据为己有,周氏虽心有遗憾,但如今已不能禁之;周氏真心劝

^①李清:《结邻集序》,《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清康熙九年刻本。

^②朱天曙编:《周亮工全集》第12-13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告,如果不像从前一样错刻姓氏,改易字句,即便是公然窃取,仍然合符阐扬初意,因此也不加以禁止,表达了自己“恕亦至矣”的大度;且强调已刻诸篇,一字不载。打算以后再推出四集《牧靡集》,望名篇早寄。但随着康熙十一年周亮工去世,周家财力不支,四选《牧靡集》最终没有付梓,难逃亡佚的命运,仅尤侗文集中保留了《牧靡集序》。

陈圣宇从三选的清华印本中找到记载康熙十年事之尺牍,以此判定这篇尺牍可能是周氏后来增补,初印本中当无^①。但笔者经眼五部印本中,包括其中从版面判断相对早的国图甲本,正文条目、篇目都没有整条整篇的不同,至少从实物上,现在并没有发现三选初印后印在条目篇目上有增补撤换的情况。三选是否也曾增补撤换条目,还有赖于经眼更多早期印本。又或者周亮工虽然在康熙九年五月汇梓,写作凡例,但此后仍在持续编订三选,到康熙十年才正式付梓,也未可知。

总之,从现存实物上看,周亮工在刻印三选时,似乎丧失了斗志,也回归了文统,商业性减弱,对窃取者除口头劝诫注意质量而外,也只是听之任之。大概越到晚年,经历人生诸多变故,越会以“恕”为先,凡事都能释然。更何况汪淇在《广编·凡例》中已经明言《新语》不会再出四编,也就是说《新钞》三选至少不会再有《新语》四编这样的竞争者出现。而且《新语》自身也逐渐趋于独立,广编与《新钞》二选的重合率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新钞》三选的出版,周汪二人的相继离世,《新钞》、《新语》之争渐渐落幕。

五、附论:《尺牍新语》初编与《尺牍初征》纠葛

《新语》初编除有近四成实际来源《新钞》一选而外,还有许多篇目来源于李渔的《尺牍初征》(也存在有注明出处者、有未注明出处者的情况)。《尺牍初征》二十四卷,李渔辑,顺治十七年刻本。此书虽然按人名系尺牍,但在卷首有分类目录,把所收尺牍分为二十四类,《新语》分二十四类编排尺牍,大概对此有所继承。笔者以《新语》初编所有篇目与《初征》复核,得数据如下表八^②:

①陈圣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第220页。

②《新语》初编卷十一谢肇淛《寄徐兴公》一篇注出处“《初征》选”,但实际《初征》无,而是出自《新钞》卷一,故此篇不纳入下表出自《初征》的篇数。

表八

新语 卷次	每卷 篇数	出自初征 但不标明 出处篇数	总共出 自初征 篇数	总共出自 初征百分 比(%)	新语卷 次	每卷 篇数	出自初 征但不 标明出 处篇数	总共出 自初征 篇数	总共出自 初征百分 比(%)
一	34	3	4	11.8	十三	22	6	7	31.8
二	23	5	8	34.8	十四	35	1	2	5.7
三	37	6	9	24.3	十五	29	6	10	34.5
四	24	4	8	33.3	十六	39	5	6	15.4
五	18	3	4	22.2	十七	17	1	3	17.6
六	28	3	7	25	十八	24	4	10	41.7
七	24	1	5	20.8	十九	28	3	6	21.4
八	16	5	8	50	二十	17	2	4	23.5
九	30	5	8	26.7	二十一	38	4	12	31.6
十	44	6	10	22.7	二十二	14	2	2	14.3
十一	29	6	8	27.6	二十三	31	4	5	16.1
十二	28	4	4	14.3	二十四	16	5	8	50
总计 《新语》初编共收645篇,其中158篇出自《尺牍初征》,占比24.5%									

从表格可知,《新钞》一选有158通出自《初征》(但有94通不注真实来源),其来自《初征》总数占篇目总数的24.5%,加之来自《新钞》一选的37.7%,一共有62.6%,可见《新钞》一选与《初征》是《新语》初编主要文献来源。

六、结语

回顾《新语》、《新钞》整个纠葛过程,大概有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新语》对《新钞》的沿袭率呈直线下降趋势,从初编37.7%到二编21.5%再到广编4.4%,可见《新语》有逐渐成长并独立的过程。《新语》虽有窃取之举,但不应当一味被批评,毕竟其中保存的很多文献独一无二,尤其是明末清初杭州文人尺牍^①,只是需要特别注意《新语》初编所列出处多有不实。

其二,《新语》、《新钞》的竞争非单回合较量,而是多次交锋。比如《新语》紧随《新钞》一选、二选,分别推出初编、二编,并抢先推出三编,再比如《新钞》一选、二选为适应竞争增补或替换条目之类。

^①蔡燕梅:《清初杭州的文人交游网络与〈尺牍新语〉》,台湾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5年12月。蔡燕梅:《清初杭州的文人ネットワークと『尺牍新语』》,东京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其三,《新语》窃取《新钞》虽然有文字错误,且有影响《新钞》经济效益等消极作用,但仍有类似鲶鱼效应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新钞》提升质量。比如抛开周亮工选文思想、标准、获得新文献等方面而外,正是在包括《新语》窃取在内的激烈市场竞争下,周亮工才不断增加替换条目、精致内封、重视广告、推出新集、迎合市场需求等等,不断提高《新钞》实物与文本质量,以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文化影响。这种商业竞争背景下的文本改易尤其值得注意。

其四,周亮工虽然不断谴责《新钞》被窃取,但从始至终都不禁止。一方面因为《新钞》一至三选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保存易代之际的文献,而且最好不要湮没周氏本人功劳,因此才会完全不禁止翻刻。这也是周亮工作为文人不同于一般书坊主之处。另一方面周氏也有刻意炒作窃取事件的嫌疑。比如一选只有四成重合率,周氏说成六七成;又比如广编与《新钞》二选的重合率已经极低,且汪淇已经表示不会再出四集,周氏仍在三集中继续指责窃取者、告诫后来者。周氏以此为《新钞》打广告,证明《新钞》的价值,鼓吹《新钞》的畅销程度,以正版持有者、受害者、包容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其五,《新钞》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可能内容有异,比如一选、二选各个印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各个印次的印本均给予足够重视。

【作者简介】罗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明末清初文本改易、元明清文学文献。